晉綏日報

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　第一四五四號　原名：抗戰日報

尋人啟事

李福士夫：靜樂縣四區，四方村人，現年二十五歲，一九四五年秋參加三十五團工作，至今不見來信，見報請即寄回信，如有知其下落者，亦請告知，來信寄本縣本區四馬坊村公所交我。　徐宏道啟

尋驢子啟事

敝部第六所馳救員李喜山，於本月七日去興縣有事，隨帶青白驟子一匹（八歲口）夜宿縣兵站招待所，傍晚李同志拉驟子飲水時跑了，結果失蹤，望有知其下落者，請送至縣兵站招待所，或來信通知，不勝感謝。　晉綏軍區衛生部

興縣鄭家塔分地中 樹立僱貧農為主的領導

貫澈了擁護僱貧農利益聯合中農的階級路線

【本報訊】在該區工作團領導之下，興縣鄭家塔村分配土地時，完全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則，將分地戶又按貧苦抗屬及赤貧戶、貧苦農民、缺地的下中農分成三類，另將基本上土地夠種但缺水地或稍缺地的中農（包括抗烈屬在內）劃為特殊類，經由民主討論分配後，基本上做到了填平補齊等結，已誌四月二十二日本報，茲將參加該工作團記者對結同志報導：在分配過程中，曾發生許多曲折，獲得了一些經驗，擇要刊發如下，以供參考：

一 中農掌握了代表會 不願給僱貧農分好地

最初，工作團同志看到農民即將訪問訂殊討，要求迅速分配土地，於是急急忙忙地決定採取代表會議的方式來分配。因為事先沒有緊緊依靠中很好的醞釀成熟，選舉代表時未注意吸收僱貧農參加，結果新翻身的下中農，和被錯為「分道人」人的中農當選，操縱了代表會議。他們存在着按勞力分地的思想，並找說因無地缺地而生產情緒低落的貧苦農民，不同意給他們分好地。同時工作團同志對全村土地情況缺乏了解，未抓緊領導，分配結果，中農下中農補了好地，僱貧農土地要求未滿足，因此，分地公佈以後，下中農和中農都很高興，稍大多數的僱貧農都很不滿意，說好地分的少，當時就有好幾家僱貧農退地不回要。這種情況引起了工作團同志的極大警惕，經過檢討，認識了是沒走群眾路線，犯了富農路線的分配傾向，使分配工作走了彎路。於是改形代表會議的分配方法，徹底走群眾路線，確立以僱貧農為主的領導，從新作起，接着召開群眾大會討論，推翻了代表會議的決議。這樣僱貧農的情緒又提高了。

二 以僱貧農為骨幹 糾正了富農路線的分配傾向

群眾大會上首先進行了「滿足僱貧農土地要求，照顧足少地下中農土地要求」的政策教育後，由群眾提出分地人的名單，經過反覆爭論，確定貧農三十戶（內赤貧四戶）、下中農四十二戶、中農十一戶。此後土地的分配即完全交給以僱貧農為骨幹的分地人會，既討論成理。在分地人會議上經過討論分了類，定了調劑的始補地時，因為僱貧農佔優勢，得順利的通過了照顧赤貧和貧苦抗屬，亦將好地優先補給他們，在折算人口上也得到照顧。但到給第二類（貧農）補地時，中農們便開始嚷吵：「這一個分，咱可分不上了。」因此給第二類第一名的白存良補了半垧水地，再補時產量一石五斗左右的地，即只給補了一垧（三斗產量）坡地，白起來提出意見時，被中農們說白勞動不好，參分會盡了打回下去。結果剩下很多土地，據調查的下中農，沒有補足產量，類僅有十三、四戶貧農，及特殊類的中農反倒補足了產量。這種情況又引起了工作團同志的注意，提出群眾討論，僱貧農自覺地提出給自己補得不滿意，下中農也提出了他們的意見，並數說服中農，讓他們才給第二類的貧農補足了產量。

初步分配後反覆審查 作到大多數人滿意

初步分配結束以後，又進行了兩次檢查，依照大多數人的意見，作了個別的修正。接着又召開群眾會議代表，地按貧農佔優勢，所以代表會議順利的完成了。同時工作團又召開分地會，行審查，有少數人丈地後，經過討論給自己分的地不夠好，標出來的地主的好地，再補給他們，這樣經過反覆審查，直到大多數群眾同意了為止。最後，分配結果：三十戶僱貧農補得土地二百四十七畝，土地質量最好，人平均產量達二石，組織全村各階層缺少水地或稍地的中農，出借給土地水平，其中劃歸二十六畝，每人平均產量一石八斗，決定以一口按兩口、一口按三口分地，三列，與本村其他中農水平相當。分配土地以後，又向地主清算，使之據區翻身，又向地主清算了牲畜、農具、肥料等，以解決生產困難。最後使僱貧農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。四十二戶缺地的下中農補得土地二百零四畝，十一戶[illegible]

群眾分到口糧牲畜農具 紛紛遷往大院歡天喜地

【又訊】鄭家塔自鄉村土地全部問題解決後，貧苦農民在鬥爭中的口號，群眾解決了一切問題，缺吃的、缺穿的、精不下種，有了好地，也打不下糧食。在翻身後，貧苦農民說：「沒吃的、肥料、牲畜人喂不起，仍然種不好地。」一哈有了新地，也打不下糧食，一掃戶赤貧農民，經過和地主據理鬥爭，住在村外破窯洞裏，都需要和地主清算，全部的農具、牲畜、肥料、糧食等，全部分給他們。農民首先把地主這些東西，搬到地主全部的院子，按照分地的辦法，一件一件的分給農民，最後分出三百五十五一石，按戶到地主家裏的糧食，全部起出來，分給缺糧戶、缺牲畜、缺農具的，除留給地主必需品外，全部分出。提穀、糧食、麥子、谷米、豆子三十石（三百三十丈）、細糧九十三石、牲畜四頭、大小農具一百五十餘件。牲畜、犁耙、鋤、鐮等農具，按需要分配，一般的分法是：缺什麼補什麼。分到東西的農民，都歡天喜地。有的說：「看！那是咱們的血汗。」有的說：「咱們也有了牲口了！」全村的翻身農民，都搬到了地主的大院子裏住，說：「這下可翻身了，地主的全部窯洞，也換了主人了。」

扣獲逃跑地主

谷地字民兵

（興縣訊）臨縣五區地主逃跑，縣政府通令捉拿，谷地字民兵算清了地主在翻身運動中的罪行，決定將其押回本村，交由群眾處理。（李能全）

五十三回，因十四口，補十一回，圓三十回。大都以一村的一分地，補給一家門中，實行統一分配，特別照顧了貧苦抗屬、貧苦農民，如窮苦農民缺少衣食農具的，先分給他們衣物、花服、農具等，自中農以下。

×　×　×

貧農分到一些，少數都分到了好地，翻身後，農民分到天高地厚的東西，不敢以前的大院子，門窗都糟蹋了，現在分到的一石糧食，「安心」說：他們則說不敢，這裏來的人都不見外了。

一週綜合戰報

閻錫山哭喪臉手忙腳亂 解放軍大勝利振奮全國

過去一週戰局的發展（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四日），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都取得很大勝利，即使在蔣介石作為主要攻擊方向的陝北和山東，也使蔣軍吃了很大的虧。

西北戰場，胡宗南集中九個半旅，妄想打通綏延公路，同時實現會師，並把解放軍趕過黃河，可是「武裝大遊行」一開到蟠龍，來不及喘氣，就被人民解放軍抄了後路，收復胡宗南給站口的蟠龍鎮，消滅了胡宗南的整一師一六七旅旅部及一個團、一個總隊七千餘人，接着又把增援的八十四旅追擊到延安城邊。胡宗南好夢難成，只得領兵向蟠龍回竄。值得注意的是陝北另一個戰場的關中人民解放軍向蔣管區挺進，迎頭痛擊，直接威脅胡宗南的心臟。在山東戰場，蔣軍不斷幾次重大傷敗，集中十三個整編師、五路抽犯沂蒙山區，打算殲滅蔣東人民解放軍主力，控制魯中、魯南、濱海三個戰略地區。本週戰事，證示這個計劃是完全破產了。二十六師一個旅，石門依然是被孤立着，從保定南下的蔣軍，卻依然被殲，始終不敢前進，於倫擬萬陽被[illegible]

正太戰場，至四日止，人民解放軍控制了自陽泉、壽陽、盂縣三百餘里的鐵路，收復娘子關、壽陽（壽陽縣）、平定，殲敵萬人，在這勝利會師，一個整個的太原，大大鼓舞了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人民。閻錫山急忙從同蒲線上抽了三個師（十二個師），他們兵力很大，據說集中在榆次城一線，二日夜，閻錫山在太原北方進攻的作戰，但一些僅十幾個城「城口」，閻錫山在太原要找了一個解放區作戰，蔣介石打了一個電報給他，說：他怎樣應付得了？怎樣應付的快？但事實上，蔣介石的中央軍根本不顧閻錫山的死活。

十八、二十九兩日，蔣軍付出了九千名犧牲代價，攻入臨縣、新安兩縣城。人民解放軍主動撤出後，在津浦線上，蔣軍把一塊一塊地，向北側後撤退，迫使三十餘萬蔣軍主力，一部鬆動。

我軍撤出後，又重佔保定。在北方面，人民解放軍二日收復了人民解放軍所獲得的勝利，在冀中的太原南面的地區一片光明，除了安平、蠡縣、新樂、完全民主，已佔據了四個縣城，隨時可以切斷蔣軍的聯絡，佔領石家莊，作戰將改善冀北人民的生活。本週共收復了東平、沂源、嘉祥、汶上、肥城、平陰、新泰、蒙陰、陽穀、平邑、泗水、鄒縣、東平等，擊斃俘虜敵三萬五千餘人，獲得了重大勝利，在冀中、冀南、冀東各城市所有的蔣軍，都感到了「共產黨來了」的恐慌。

×　×　×

陝北蔣軍處境惡劣 危機隨時都可爆發

太原閻頭「陣中日報」供認

【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】陝北戰局的發展，已使閻錫山太原各報大驚失色。各報在解放軍主動撤出延安時，曾趾高氣揚，但在西北人民解放軍迭獲羊馬河、蟠龍大捷後，太原敵偽機關報「陣中日報」四月十二日社論供認：解放軍撤出延安係有計劃的撤退。並稱解放軍戰法是精於算盤的，保存了主力，目前顯然已轉於主動。該報承認蔣胡軍在陝北的處境危險：『如果我（指蔣軍）以大軍駐守陝北，無形中使我一部兵力不能主動的活動，相反的，共軍則可隨地的主動活動，這是用兵上最不上算的』，不久解放軍『必將靜極思動捲土重來，一定大舉反攻，則陝北的危機隨時都可以爆發』。從而對蔣胡前途表示垂頭喪氣：『究竟何時能夠剿滅，實在難以預卜了』。（穆欣）

嵐縣五區發動互借中
嚴重侵犯中農破壞生產
經檢查後決定立即進行糾正

（嵐縣訊）五區在解決群眾春耕困難發動互借中，嚴重地侵犯了中農利益，大大影響了生產情緒，經檢查後，決定立即糾正。全區九十四個自然村，三十九個發動過互借，借出各種糧食二百三十小石零三斗。其中不少部份是中農的，如郭沙滿行政村民兵指導員劉自功，三天跑了四個自然村，「協」了十六家借戶，其中六戶是中農，借洋一一元、王三安順家即「借」出六石九斗七升糧食，他們要留小米種籽。會出行政村，在鬥爭地主後幹部隱瞞了流洪王成龍的果實，時一卻由陝西村吃飯歸來此，〔illegible〕下中農〔illegible〕「互借」一了五石小米。王成龍更借播種籽，說：「他們輸上壯，就收哪塊〔illegible〕」，咱想收哪塊就收哪塊！「一切理地也不敢種了。」昔林溝中農楊上榮成，自從「借」了他八石糧後，一天起來不動彈。一般群眾也有些恐慌，懷疑我們的政策。五月四日，區幹部會議對於這些嚴重問題，從思想認識及群眾路線上作了檢查，決定立即糾正。借出的糧食全部退還，賠償損失，並向幹部群眾進行教育解釋政策問題。（五區通訊小組）

嵐縣城關整頓農會
清洗了地主奸霸流氓

（嵐縣訊）城關一破產地主劉發亭，行政村農會會長，前清洗民兵，仿照縣府放後，地主奸霸流氓分子，以貧苦農民身份混入，騙取假貧苦農民，混入農會，把持了村政，…（以下數行字跡模糊）

〔illegible〕，魚肉鄉里，無惡不作，去年群眾門爭中偽裝進步，當上了幹部，群眾對他很不滿。…（illegible）…他們鬥爭全部果實，…清洗了他在農會幹部的職務，新選了幹部和組長。農會經過整頓後，貧苦農民都積極起來了。…（下略，字跡模糊）

改正濫用民力缺點
忻縣各機關

（忻縣訊）縣級機關改正過去濫用民力的缺點，幹部自動手鋤地、擔水、拾柴、拾糞、推磨。過去慣例，動用民力的多，群眾負擔增加，現在各機關同志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，自動減少群眾負擔。（郵遞區）

岢嵐大量推廣土機
開辦訓練班實行技術送上門

（岢嵐訊）本縣已開辦土機訓練班十一處，對大量訓練貧苦農婦，幫助技術，勸員學員，派幹部到各區部署土機訓練班。至三月下旬由行署、專署派來八名技術指導員，本縣又從保德保來三名技術熟練的工人當教師，即在各區開辦土機訓練班十一個，動員學員二百四十九人，其中除少數係幹部家屬（包括幹部）外，全係貧苦農婦。為了訓練技術推廣員，作到技術送上門，出「半瓶子」…（以下字跡模糊）

年齡較大的婦女五人，參加學習。現在二區水峪貫及城關已有十九名貧苦婦女學習…四村開設土機七架，…在訓練班中，為了使婦女們學好技術，「半瓶子」一…（以下字跡模糊）…快機一百九十餘架，但因多數工人技術…（又訊）

此外在大量推廣土機的基礎上，迅速進一步提高，常提技術，使現有的快機，不致因沒技術停頓，影響織布；但不再對五個快機訓練班的技術中，確定仍繼續開辦，調訓各村技術差的貧苦農婦，帶們已有的快機技術，組織來學習，作為點員新學員。（徐宇平、江隱）

「公牛」喂瘦了！

（忻縣訊）楊胡村前分配清算出的牲口時，正值回頭瘋狂出擊，群眾中產生了變天思想，閻頑上也沒抓緊教育，只想分得牛驢，以保定劉水瓜、劉存安等輪流使用。結果都不當自己的牲口看待，輕口餵的不成樣子。三月七日有一復員人員，向該村幹部瞭解，就讓村來去一頭毛驢，村至今沒有下落。縣上發現此問題，派專人去該村解決，將牲口分給貧苦抗屬及農民。（師良紅）

靜六區王家崖稅卡卡長
崔安順包庇奸商走私
經查獲後已扣縣府處理

（靜樂訊）六區王家崖稅卡卡長崔安順，包庇奸商走私，經查獲後，已扣縣府處理。四月五日，…（以下字跡模糊）…根據群眾揭發，崔安順貪污，並派人到常滿利販貨的人，…（下略）…這是非法行為，應加以追究。（編者按：六區大隊長…）

靈石縣政府寫通知不慎
錯一個字浪費一千民力
擴幹會上受到嚴重批評

（靈石訊）擴幹會檢討出一件浪費民力的事件。三月十日縣政府接到九專署通知，令集中前派之六百五十個民夫，赴中陽遞糧，當即由民政科長起稿，交給文書謄寫，以後未加詳查校正，就派人送到各區。各區接到通知一看，寫着：「於十一日到×地集中」，區上沒辦法，只好連夜督促村公所集中民夫。後經發現是十四日集中，錯誤即發出更正通知，但該縣已於十一日到×地集中了，最近的區村民夫約在三百人以上。結果民夫來回往返，有的誤了兩天，浪費民力在一千個以上。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，反映了領導上的官僚主義。在這次擴幹會上受到嚴重的批評。（馬德良）

徵收營業稅中
注意地主奸商搗鬼
王　直　王　健

（一）地主奸商的鬼把戲：臨縣市營業稅中，前後發現地主奸商在合作社、村莊、鋪子等處投資，…大搞手段，投機搗亂金融…（以下字跡模糊）

（二）把負擔轉嫁給苦工…

（三）如何對付地主奸商的鬼花樣…

清太徐縣政府
檢查群眾紀律

（清太徐訊）縣幹部檢查群眾紀律，…（以下字跡模糊）…（縣府通訊小組）

邊區雜聞

白洋買不動他底心

臨縣七區柏樹村擔任幹部，勸員群眾向地主劉好英清算，劉私下送還三石六斗，但又背地給了二十元白洋，企圖收買這個幹部。這把錢收起來，送到區上，大家決定把白洋和穀米一起分給群眾。（克昌）

不是朋友而是敵人

興縣二區某某家莊某地主…（字跡模糊）…咱們不是朋友，你是我們的階級敵人。…（郵、民）

九百五十斤糧票

…（字跡模糊）…（王廷華）

「怕他們誤了工作」

一個區幹部在唐家台（河曲）做…（字跡模糊）…（王蕙明）

罷工迅速發展米騷動蔓延
上海已混亂不安
蔣管區其他城市同樣發生米騷動

（綜合報導）由於米價跳躍式的上漲，「米騷動」已蔓延於上海；與之同時，要米工潮已一月份水平所凍的罷工運動，亦在迅速發展。蔣管區一心臟城市社會秩序的不安與混亂，日益發展起來了。

上海的米價，自發到八日已經漲到三十六萬元的新高峯，較之一月的六萬元，猛漲綠百分之五百。在過去數日裏，已發生了十餘處搶米的事件，已有平餘，包米被飢民們搶去。多數米商緊閉大門，米店都前置了障礙物，害怕被搶。一般市民們已經買不到米吃。除米價外，其他物價也上漲了百分之五十，入口[illegible]上漲了百分之百以上。

[illegible]

罷工運動在上海[illegible]公共汽車與電車工人[illegible]一萬五千名[illegible]「上海各業工人聯合會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宜昌、長沙、桂林、江山以及南京等[illegible]城市已經[illegible]

渤海人民與蔣黃造及搏鬥
初步完成搶險工程

（新華社渤海山東九日電）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遼東我軍以迅速動作
襲擊大金渭津兩據點

（新華社東北十日電）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北犯胡軍倉惶南竄
我軍收復綏德縣城

（新華社陝北前線九日電）五日侵佔綏德縣城之胡軍，因[illegible]（新華社陝北前線十日電）陝北人民解放軍四日夜收復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沿平漢線南犯敵
倉惶縮回保定

（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）保定南犯之敵，於本月二日竄據高陽、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志大才疏陰險虛偽的胡宗南

新華社記者

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胡宗南，現在在陝北碰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思想漫談

怎樣看待窮苦人？

余謀

偏關北場行政村，有一個攬了二十多年工的農民叫孫丑，自從政權成立以來，他一面給人攬工，一面挨攬幾垧地，自己務勞川秦，手裏多少存下幾顆糧食。

[illegible]後，幹部們又關到他，孫丑就說：「家窮缺糧，窮的時有不少人家提出自己的困難來，孫丑就說：「我看着那些人[illegible]，他們過日子不仔細，[illegible]幾年，也沒翻身，再過多少年也不行。」[illegible]不少人的看法。[illegible]

村長，他不同意孫丑的思想，[illegible]別人有同樣的看法，他說：「孫丑的思想沒有翻，就拿[illegible]人說吧，同樣一家五口子，一共只有二十幾垧地，不要說穿衣，就是天天喝稀飯，也不寬敞，只能有[illegible]，有時吃一頓，喝一頓[illegible]苦苦，難道就沒有人看見？去年秋收下來，吃了一頓[illegible]窩窩，大家倒閒了！我們特地為這件事調查了一下，原來秋收下來，大家差不多都吃了[illegible]，一家子商量着，吃了一頓窩窩，[illegible]，又拿蕎麵窩窩待了一頓客，[illegible]夜裏又是和人變工，不好意思自己吃了一天窩窩，對人家吃炒麵，又吃了一大碗。窮苦人的心是厚道的，不像地主老財們那樣狠心。可是大家都是窮苦人，反不曉得他們這點心思，就說開了：『他一天吃了三頓窩窩，過日子不節省』[illegible]地主老財們每天吃好的，反沒有人說[illegible]。窮，大家就眼明[illegible]看見了，按說這種看法[illegible]那些地主老財才是那樣[illegible]窮苦人天生下就是吃糠的，他們是天生吃白麵和肉的人。」

那些地主，雖個吃過了，就有了心勁，自己會節儉過日子了。再說：「窮苦人的肚子不是生下來就大的，一年見不到一點油水，[illegible]你說吧，我從前給地主攬工的時候，一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你們說這三十多家，他們翻了幾年還沒翻身，窮苦人翻身不容易啊！[illegible]

——（下略，字跡模糊）

要先站穩立場 幫地主鬥了群衆（一續）

（兩個村幹部的反省）

替地主倒算 僱工的狠鬼

下面是狠鬼同志自己的反省：

前年冬天，王明小和僱參王四女，[illegible]村農會秘書王富才同志的介紹，引着十多個群眾來找我，地主部子[illegible]算賬，一來就和我們算賬，可是我反而來靠地主倒打一耙，倒算了僱工王明小娘兒倆個，經過情形如下：

明小子到了張子福家後，張就打發他見有錢子來，找我，一進門就對我說：「明小子引的幾十個人（地主故意誇大），一進門就鬧了我家哩！」一進門就要吃白麵吃肉，你們怎呀了」我回過頭來就給窮有幹子的面和我村生產大隊長張騾子說：「咱村的一圪墶什麼貨，能敢他外村的狗？[illegible]況且張子福的[illegible]是咱全村的生產的[illegible]面『[illegible]子』一提，算了打引人家一年給咱們擋二十幾石公糧，算個啥子攤派公糧呀了」——張就把有錢子安頓走，並對有錢子說：「你不要怕他們，我們自有辦法。」有錢子走後，我就和張子敖商量好下午開群眾大會，由我們當個，目的反正是不讓窮眾算走帳子裡的東西，鬥了更有「理」，我們又把[illegible]幾年長工的五谷子找來，五谷子和明小是一樣大，也是從小僱工。就把我們的目的給他了，五谷子說可以，以後讓五谷子在大會上說話，來來一年賺十下錢，教他說賺了五，賺二十塊，教說十塊……。

當天後晌就開大會，我們把過頭根本不說話、不開會的人也全叫去，教叢家看看我們的[illegible]……

[illegible]子的話：「對啦！對啦！」於是我就[illegible]會，先就是明小子提算「理米」說沒，問了見：「我九歲上就給他攬工，以後攬工，一直到日頭上，（指張子福）給過我幾個工錢了……」明小子還沒說完，我就插進去說：「九歲的個娃娃能做下錢了，能頂下吃就好了！」明小子還要[illegible]，我就說：「給他[illegible]十六年工，[illegible]他的外甥，[illegible]他，我是把我是不是當[illegible]個外甥。[illegible]張子十三上[illegible]了，他[illegible]還是在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九歲上到了他一家，明看他拾掇教我認過一天來，沒了[illegible]他十六年啦！」[illegible]不能給我算一算工價了」明小子[illegible]，以後[illegible]又插上[illegible]法打斷了明小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小子和他外甥[illegible]兩個人也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看你們[illegible]也不行，你也從小就[illegible]，你也[illegible]大，你[illegible]一下，你小時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一年，三年一個[illegible]，一年三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一年[illegible]八十三丈[illegible]，王四女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穿的[illegible]我就[illegible]不[illegible]子就說：「你[illegible]

白老婆有了新盼望

志 昂

——婆娑鄉山水溝修灘記之一——

五月八號（農曆四月），天氣很好，吃過早飯以後，我幫助白老太太一家把棉花種子備好了。白老太太已經把水桶、鋤頭、[illegible]好了。[illegible]：「今日是你給我幫着一把水，我就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給我們一個擔上水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十六歲的[illegible]，在前面[illegible]一擔水[illegible]石頭[illegible]「哎呀！」「路太窄的！」[illegible]：「你看[illegible]白老太太笑着[illegible]地。」白老太太[illegible]我們幾個[illegible]地當中，[illegible]已經有[illegible]擔水，[illegible]幫助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人，[illegible]地和老太太[illegible]：「你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你們[illegible]又來[illegible]，你們[illegible]

更　正

五月一日[illegible]（以下字跡模糊）

王老四回到村裡

劉　鏡

偏關五區香場村有個王老四，今年四十二歲啦，他是靠縣裏的翻門兵士，現在他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，八路軍的[illegible]，他們四十多個人的[illegible]，不[illegible]，他說：「哎！八路軍！」[illegible]好[illegible]在那裡。」

老四回到家裏的第三天，村裏[illegible]，他只[illegible]：「八路軍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今年正月十五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